

漫罵不是辯論迴避問題絕不能掩蓋錯誤

駁某中學「狡辯改變不了「學運報」的反革命本質一文

1966年12月29日，我們正式（打字印發的）發表了一篇題為「消除分歧，為開展學運而努力」的「告全星同學書」，回答了某中學題為「以革命粉碎反革命」的「告同學書」中對我們的所有攻擊，批評了他們許多錯誤的看法和做法。

今年1月4日某中學又針對我們的「告同學書」發表了一篇題為「狡辯改變不了「學運報」的反革命本質」的文章，不對我們的意見進行客觀的考慮，也不虛心地檢討自己的錯誤，以漫罵代替討論，以迴避問題代替對比意見，繼續對我們進行粗暴的攻擊，為此，我們認為還有必要在這裡針對他們在文章中提出的某些問題，發表我們的意見。

（一）我們的「告同學書」已經全面地駁斥了他們的誣蔑

他們的文章一開始，就說我們的「告同學書」對他們所指的所謂三個「陰謀」，只對第一點所謂「混亂目前學運組織」「作了含糊的答覆」，而對其他兩點（即所謂「貫徹反革命思想路線」和「軟化」，變色目前的學生運動），「却避而不談」，我們不禁要懷疑，他們究竟理解我們的「告同學書」呢？

所謂「混亂學運組織」，就是在學運原有的正確組織的情況下，建立破壞學運發展的非法組織。關於他們對我們所謂「混亂學運組織」的指責，我們在「告同學書」中解答的非常清楚，「學運報」是我們南大同學創辦，我們是建立在對各中學情況了解的基礎上分發到各中學，讓他們得以接觸各種意見，以便最終得出對學運一般性問題的正確結論，絕不是什麼「混亂學運組織」，這是簡單易懂的道理，怎會是「含糊的答覆」呢？所謂「含糊」指的是那一點呢？

至於所謂「貫徹反革命思想路線」和「軟化、變色目前的學生運動」的指責，這問題實際上就可以歸納為一點，那就是我們和他們的分歧誰是誰非的問題，究竟我們是他們所指的「反革命」呢？還是他們的言行是錯誤的問題，如果在分歧中我們是站在正確的方面，那麼他們對我們的指責就不攻自破；相反的，如果他們是正確的，那麼，這才有基礎來鑑定我們究竟是不是所謂「貫徹反革命思想路線」和「軟化、變色目前的學生運動」。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分析了彼此的分歧，指出了他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錯誤，也就說明了他們對我們的兩項指責是毫無根據的，「避而不談」從何說起呢？

他們開始就企圖以我們「避而不談」為理由，阿Q式的以為自己在論爭中佔上峰，其實是給自己露了醜，我們在此奉勸他們文章的起草人，不理解我們的意思莫胡說，還是回去細讀我們的「告同學書」吧！

說到「避而不談」，不禁使我們想起，原來他們在提出這三個所謂「陰謀」時，是沒有引證「學運報」的內容分析的，我們在「告同學書」中批評了他們這一做法，然而為何他們1月4日的文章中不作答覆，又再度不引證「學運報」中的言論來說明他們的所謂「陰謀」呢？「避而不談」究竟是誰不是明顯不過嗎？

（二）是誰破壞了學運隊伍的團結

關於處理友校之間關係問題，他們在文章中不接受我們在「告同學書」中對他們的誠懇批評，違背一貫的事實，把友校之間平等協商的途徑說成是「妄想以多數地位」，「貫徹右傾反革命路線的工具」，以誣蔑我們自視正統來掩蓋他們處理友校之間關係的錯誤。

某中學文章的起草人知道得很清楚，學運內部是可以按照過去的辦法，通過平等協商的原則，取得一致的結論和採取一致的行動的，過去的經驗證明，這是學運內部統一思想和行動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徑。

過去一年多來，我們發現各友校之間對學運一般性問題存在着許多分歧，正因為我們希望通過大家平等的討論，促進同學們在正確路線基礎上的團結，我們邀請他們共同研究，就是尊重他們是同學的領導，何來自視正統而把他們視為非正統呢？他們難道不為這種把壞的言行製造出來硬套在我們身上的卑劣行為感到羞恥嗎？

某中學過去曾經數度參加各友校之間這種平等的討論，並和其他友校採取了共同的行動，他們明明知道根本沒有出現過所謂「少數服從多數」的情形，為什麼要不擇手段地製造出所謂我們運用多數「貫徹右傾反革命路線」的謠言呢？

當然，即使對於我們提出的平等協商的辦法，他們也是有自己獨立的權力不出席的，但是他們怎麼可以一面說「不知道友校意見」，一面又找其他友校個別同學，這不是他們破壞學運團結的客觀事實嗎？

我們堅決認為，對學運內部分歧，我們首先應該盡力通過內部平等討論來消除，爭取學運隊伍在正確路線基礎上的團結。可是，對於我們提出的平等協商的辦法，他們一開始就拒絕接受，把分歧公開暴露於敵人，不參加討論就咬定我們是所謂依恃「多數」，不聽取我們的意見就先肯定我們是「右傾」，他們這種還未肯定誰是誰非就採取上述的做法，豈不應對學運的論爭和分裂負起責任嗎？

當然，人在詞窮理短之時，是會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於是只好訴諸製造動人的謠言了，在他們的文章中，爲了模糊視聽，企圖騙取不了解真像的人，就表演了一齣「媒婆說親，硬（亂）拉關係」的醜劇，通過他們的「聯想法」，不顧事實，毫無根據的誣蔑，在此，我們要嚴正的告訴他們，他們將是無法逃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錯誤的，想不到反動派的慣用的手法竟爲你們所用了，我們奉勸你們不要再錯誤下去吧。

我們通過平等協商的辦法以統一友校意見的希望因他們拒絕而無法實現之後，我們考慮到友校之間的分歧繼續發展下去，帶來的只有是學運發展的不利後果，因此我們決定出版「學運報」，以正面提出意見的方式，希望通過內部討論來取得一致的結論，這是我們在「學運報」提出歡迎同學批評的原因。

可是，對於「學運報」提出的觀點，他們不僅不通過內部討論來取得最後的意見，反而把分歧公開暴露於敵人之前，甚至把我們稱爲「右傾」和「反革命份子」，他們這種做法破壞了學運隊伍的團結，難道還用得着我們說明嗎？

開展鬥爭

（三）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和爭權益爲當前鬥爭的基本口號是右傾嗎？

關於學運的基本口號問題，某中學文章起草人無法針對我們在「告同學書」中提出的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和爭權益的論據，提出他們的答覆，只是在文章中重覆自己的看法，勉強的提出某些論據，我們在這裡就針對他們的論據提出我們的看法。

他們說：「隨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向我國的一切進步運動（包括學運在內）提出了新的使命和任務；我們學運也必須和其他進步運動一樣，應當促進革命鬥爭的發展，因此提出政治性口號和參於政治鬥爭，完全符合當前客觀形勢的需要和政治局勢的發展」，我們認為這是片面的看法。

我們認為，我國目前的鬥爭形勢，是處在向高潮過度的階段，這個階段即不是高潮也不是低潮而具備着某些特點，這些特點是：

1. 由於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對我國廣大人民的殘酷剝削，廣大群眾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這種建立在經濟上而對反動派的不滿正逐漸增加。從這方面規定了身爲群眾先鋒隊的左翼運動，必需展開各種群眾工作和群眾鬥爭以組織教育廣泛群眾，把鬥爭推向高潮的階段。這也是我們所說國內形勢大好的根據。

2. 但是，廣泛群眾雖然對現狀不滿，但他們的覺悟還未普遍提高到必要的水平，那就是不能普遍從經濟提高到政治水平，不能充分領會我們左翼提出的反假獨立，粉碎「馬來西亞」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我國民族民主革命階段的目標）的必要性，並投身這個政治鬥爭中去。從這方面却規定了我們必須在遵循上述祖國人民總戰略目標之下，根據群眾的覺悟水平，發動各種不同口號和不同水平（當然不能脫離原則）的鬥爭，引導他們直接投入反對反動派政權的政治鬥爭。

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一方面向群眾明確地指出我們要根本擺脫各種遭剝削，迫害的處境，只有實現總戰略目標。推翻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才有可能，另一方面要從反對反動政權各種具體的剝削和壓迫政策來組織群眾，教育群眾，動員群眾。使他們逐漸體會接受和實

現我們的戰略目標。

開展鬥爭的

照我們看來，學運目前的任務，就是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和爭權益為基本口號，在不脫離原則的情況下發動各種水平的鬥爭，把廣大同學團結在周圍，在鬥爭實踐上向同學指出，要求解決教育問題，必須從改革社會，打倒反動政權入手，使同學們在具體鬥爭中覺悟打倒反動政權和推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必要性，逐漸的覺悟而直接地投入實現戰略目標的政治鬥爭中去。否則，要領導同學投入反對反動政權的政治鬥爭儘管口號喊得極響極好聽，但終究是一句空話。

某中學文章說我國鬥爭尖銳化，我們完全同意，但什麼是鬥爭尖銳化呢？我們認為所謂鬥爭的尖銳化就是以人民一邊和以反動派為另一邊的對抗出現激烈的形勢。在這種形勢之下，表現在力量的劃分上，政治鬥爭已根本劃分為兩大勢力，其他機會主義勢力基本上已為鬥爭的激化所淘汰或已經不能起任何重大的作用；表現在鬥爭的形式上，反動勢力為了鎮壓人民力量的發展，採取了封閉團體、逮捕、徹底剝奪人民各項民主權利的反動措施，而人民為推動鬥爭前進卻採取了以群眾鬥爭為主的鬥爭形式。

我們認為，把當前形勢只估計為鬥爭尖銳化還是不夠，要全面性地看問題，還必須看到許多群眾還未普遍覺悟從而直接投身於反對反動政權的隊伍中。這個事實，我們說鬥爭尖銳化指的是人民先鋒隊的左派和反動派鬥爭的尖銳，這個提法不僅沒有和群眾覺悟未及必要水平的提法相衝突，而且是組成事物矛盾的兩方面。

某中學文章所謂「工人、漁民、農民、學生以及各階層人民所展開的鬥爭」與其說是證明鬥爭尖銳化，更確切地說是證明我們上述的廣泛群眾對現狀不滿但未普遍提高到必要水平的兩個特點，今後，作為人民急先鋒的左翼運動，就應從群眾的迫切問題着手，以群眾的要求為依歸，善於抓住群眾的不滿情緒開展鬥爭，當群眾的爭取權益遭嚴酷的鎮壓和迫害時，左派工作者必須及時的分析群眾的痛苦根源和根本解決辦法，使群眾深刻的認識此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和政權的反動，使群眾與反動政權的矛盾更加尖銳化，從而與反動政權作更堅決的鬥爭，進一步削弱反動政權，擴大我們的力量，將群眾的覺悟提高到必要的水平。我們這麼說，並非以暫時的利益遷就長遠的利益，其結果恰恰是服務於長遠鬥爭利益的。

某中學文章說鬥爭尖銳化就必須在當前即提出政治性的基本口號和直接參與政治鬥爭（公開以學運隊伍名譽參與政治鬥爭）其片面性就在於只見鬥爭尖銳化而未見廣泛同學政治覺悟未普遍提高，所以，現階段的公開性口號必須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和爭權益為基本口號而不適立即提出政治性的基本口號和直接參與政治鬥爭。這是為了更好的，逐步的提高群眾的覺悟水平又服務於政治運動（反迫害，爭權益，維護民族教育，正確理解其鬥爭的意義，本來就是一個政治鬥爭，促進社會運動的發展的），都是投入反對反動政權的政治鬥爭中去。相反地，如果認為現階段就有提出政治性基本口號，公開號召群眾起來鬥爭是完全必要（為什麼完全必要某中學沒有說明），就難於在目前情況下較廣泛的團結群眾與教育群眾，從旁起着暴露、削弱、打擊反動政權的作用，以便將來把這股力量引導向和投身於反對反動政權的政治鬥爭中（雖然這些口號是很好聽很響亮的，毫不妥協的）。

關於這點，我們從學運發展的規律，過去和現在的鬥爭實踐不斷的證明其正確性。「五一三」求免役鬥爭，1956年中學生反迫害大集中鬥爭，馬來半島華校學生維護華文教育罷課鬥爭，中四罷考鬥爭，南大義安的兩項反改制鬥爭，有誰說不是在學運的戰線上，積極地配合着反對反動政權的政治鬥爭呢？這些鬥爭對我國民族解放鬥爭的重大貢獻，難道還能否認嗎？

他們說：「青年學生是知識份子，非常缺乏嚴酷鬥爭的熬鍊，我們也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否能作為主張同學當前（請注意這個當前）直接參與政治鬥爭的論據呢？我們認為不能。」

青年學生都是知識份子，他們大都來自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家庭，因此必須經過長時期的思想改造，才能成為反帝反殖的堅強戰士，當然，對於左翼全局性的鬥爭或對學運力量發展有利（當然其最終結果是對左翼運動有利；而不是拿左翼全居利益遷就學運的局部）的情況下即使廣泛同學還未覺悟起來，身為同學先鋒的幹事同學，是完全有必要起帶頭的作用，到校外的政治鬥爭的大風大浪去熬鍊。但是在目前廣泛同學還未覺悟起來時，在他們還未覺悟以投身於人民群眾解放鬥爭時，為了團結廣泛的同學（這裡不僅僅是幹事）以使最終投入爭取民族解

放的鬥爭。所以我們主張：先要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和爭權益的基本口號團結他們，讓他們首先經受學運各種鬥爭的考驗，才談得上以後受政治鬥爭的考驗，如果廣泛同學還沒有參與學運的各種鬥爭，要求他們立即投入政治鬥爭怎有可能呢？

他們的文章說我們不同意他們處理，1965年的「五一」鬥爭，以及隨後的鬥爭，我們不否認。關於我們對他們處理這些鬥爭的具體意見，我們將在適當的時間地點以適當的方式提出。但從原則上說，我們的意見是和我們在「告同學書」中，上一篇和這篇文章中所表達的在現階段不提出政治性的基本口號和現階段不直接參與政治鬥爭的論據相一致的。我們的所有論據指明，我們的這些看法不但不是他們所指的所謂「右傾」，而恰恰是在當前情況下對學運的發展對左翼運動的發展是有利的。

(四) 粗暴處理反右傾其結果必然是擴大打擊面

某中學在文章中仍然不願接受我們對他們錯誤處理反右傾鬥爭的批評，天真的以為我們提出的正確處理反右傾鬥爭的意見是所謂替彼廣大同學識破的黑幫翻案，那真是「瞎子敲錯了門」！

我們在「告同學書」中提出，反右傾必須有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正確區別，並舉出他們粗暴處理友校關係的實例，批評了他們在反右傾鬥爭中把思想和組織混同起來的錯誤。他們明知我們這些看法是完全正確的，但爲了繼續他們的狡辯，他們就惡意地把我們的意見歪曲成「只能進行思想上的反右傾，而不能在組織上同一小撮極端右傾份子劃清界綫」。

我們的「告同學書」說：「對於頑固不化，堅持自己錯誤的意見，我們可以孤立他，有職責的可撤消他的職位，對於本質有問題的人，我們就應暴露他，打擊肅清他。」這些都是黑字寫在白紙上，某中學文章起草人怎能爲了掩蓋錯誤而不惜採用這種群眾工作者不應有的歪曲手法呢？

他們洋洋得意地，爲他們攻擊南大同學創辦的「學運報」的觀點和行動是「無暇」的，我們却要在這裡告訴他們：「你們想錯了！」

我們要請問他們：你們不了解友校同學的意見，就拒絕平等協商的途徑，首先公開暴露彼此分歧，是不是反右鬥爭中錯誤處理呢？你們不針對「學運報」的論點進行內部的討論，以取得最後正確的意見，却公開發表「告同學書」，不針對「學運報」提出的論點，把「學運報」說成是「反革命份子」的「反動刊物」，這難道不是反右鬥爭中最粗暴最壞的做法嗎？你們公開指各道姓地無理傳播友校負責同學是本質有問題，不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活例麼？又難道不是替反動派的逮捕製造方便嗎？這難道不是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嗎？

所有他們的做法，都在客觀上打擊了許許多多可以團結的同學，如果我們也來這一套（但請放心我們是絕不會這樣做的），把他們稱爲「反革命份子」，公開地指名道姓傳播和我們不同意見的同學本質有問題，對學運的危害是極端嚴重，豈不是顯而易見嗎？

正是我們希望他們停止這種危險的做法，我們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勸告他們，可望他們能爲這種做法進行深刻的反省，現在，他們把我們的這種希望理解成我們害怕他們，這是何等的幼稚無知啊！某二中學的負責同學，趕快清醒起來吧！

(五) 對我們反改制鬥爭的攻擊是我們不敢苟同的

某中學文章中無法駁斥我們在「告同學書」中對南大反改制反迫害鬥爭的總結，對於我們答覆那些攻擊我們鬥爭「失敗」的論據，他們也提不出什麼新的理由，頑固地繼續對反改制鬥爭發出許多不提理由的攻擊，我們在這裡還有必要指出他們那種不講道理的謾罵。

我們在「告同學書」中說過，我們爭取其他力量以反對「王賡武報告書」，並沒有降低必要的原則，鬥爭的領導權是緊緊地掌握在我們手中，這些做法究竟有什麼錯誤呢？某中學文章說我們「大捧」是表現在那裡呢？所謂「甚至把鬥爭原則降低，又降低在什麼地方呢？如果他們舉不出來，那就是明目張膽的撒謊！

關於對待外面的支援問題，我們在「告同學書」中說得很清楚，也舉出了我們要求外界訪問而未能實現的事實，爲什麼他們不針對我們的總結提出新的觀點和論據，一味提出所謂

「壓制左翼政黨、工會的支援」妄想騙得人家信服的咒語呢？

他們說我們對他們提議的「打警察（更確切地說他們是提議殺死警察）燒警車」「怕得要死」，我們在「告同學書」中說過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是不能接受這種錯誤的提議的，反動派在反改制鬥爭中燒宿舍的陰謀也說明我們不接受這種提議的正確性，不同意錯誤的提議，怎麼可能是「怕得要死」呢？爲什麼他們對這個提議正確與否「避而不談」呢？

他們把我們在「告同學書」中所說的「學運的有利條件就是學生是和平和正義的」歪曲爲「學運是和平的」，並在這個歪曲之後給我們扣上「右傾觀點」的帽子，我們堅決不能接受。

我們認爲，當前在策略上，每當學生正義鬥爭遭到反動派軍警的鎮壓時，我們在宣傳上揭露反動派用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必將引起群眾的同情和支持，正如國際反帝戰綫上，我們向群眾揭露帝國主義的殘暴戰爭政策，宣揚我們熱愛和平一樣，是完全正確的，怎會是「右傾觀點」呢？如果他們硬說這種提法是「右傾」，那麼，一切支援越南人民的國家和人民宣揚越南人民熱愛和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越南不也是他們所謂的「右傾」了嗎？這是何等的謊謬呀！

針對南大的改制鬥爭，他們還說我們「不敢發展激烈的鬥爭」，對於軍警闖入學府，橫行道，我們認爲完全有必要給予反擊的，但應充分考慮實際情況和重視技術上的問題，基此，我們已在過去批判了他們在那時提議的「打警察」「燒警車」的錯誤及其不利後果，我們不禁要請問他們：「所謂發展激烈的鬥爭指的是什麼呢？按照你們的意見，反改制鬥爭要怎樣才算不是你們所理解的「右傾」呢？

我們不敢說反改制鬥爭是作出非常大的貢獻，但是，在行動黨政權變質南大的時刻，我們同學不畏懼反動政權開除和逮捕的威嚇，發動了反改制鬥爭，對內完全孤立了反動校方和行動黨學棍，對外揭露行動黨變質南大的陰謀，對群眾運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怎能一口就抹煞掉呢？

他們把自己的鬥爭列爲「方向」，把我們的鬥爭說成「失敗」，怎對得起那些被開除和逮捕的同學呢？這種話又怎麼可以出自群眾工作者的口呢？

(三) 再談「全星同學大會」問題

關於召開「全星同學大會」問題，我們在「告同學書」中已經說明，我們不同意在全星同學鬥爭時刻討論反右傾的原因，他們在這次的文章中，沒有針對我們的論據提出他們新意見，我們在這裡不再重覆那些觀點，我們只要請問，隨便就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學指爲「右傾」「反革命份子」、「黑幫」的做法，（這是他們慣用的手法，常以此等名詞制服他人的），如果在會上提出，難道不會破壞當時正在展開的鬥爭嗎？

義安同學爲顧全當時鬥爭，反對他們召開「全星同學大會」的提議，並且在他們硬硬要召開的情況之下，表示不惜地點給他們召開破壞鬥爭的大會，這有什麼錯呢？

關於「全星同學大會」，他們和另一中學同學的作爲，是我們不敢苟同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違背尊重友校和平等協商的原則，在某次義安同學和各中學討論之後，起而代替召集會議，提議其他友校同學在同學大會發表關於反右傾問題的意見，並告訴友校同學不要讓義安同學得知。而另一中學同學却通知其友校同學到某一藝術團體出席由該藝術團體負責人召集的會議。他們和另一中學這種做法，難道不應該自我檢討嗎？

(七) 造謠不能掩蓋事實

某中學指我們是右傾，我們在「告同學書」中列舉了一些事實，指出了他們言論的錯誤，他們在這次的文章中，爲了硬把我們說成右傾，於是不惜借助於製造謠言了。

我們在「告同學書」說過，我們一向清楚的表明對「國民服役」問題上抵制登記的立場，如果說我們同學之中有個別同學在「國民服役」論爭時期是持有錯誤的看法，也已糾正了自己的錯誤，某中學所指的「頑固堅持有原則登記」從何而來呢？

我們一向來就明確地表示必須反右傾，我們在決定發動去年反修改南大法令以及要求恢復學生會活動時，就把反對同學中存在的右傾思想列爲主要目的。並已訴諸鬥爭加以實踐。說我

們「直到今天仍未表明態度」，這種說法那裡能騙得了人呢？

關於鬥爭路線問題，我們讓同學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討論，然後貫徹我們正確的看法，批評同學中存在的右傾觀點，結果仍然是使同學們確立正確的路線。

我們都知道，關於鬥爭路線的學習，外面許多團體的討論提綱都列出兩種可能的意見，讓討論者在比較兩方面意見後得出正確的結論，這難道不是「先討論、後貫徹」的做法嗎？如果不讓同學在民主的氣氛下討論問題，先把我們的觀點貫徹下去，具有不同意見的同學必然不表示他們的立場，這對糾正他們的錯誤和消除他們的顧慮又會有什麼好處呢？

關於抵制「國會」問題，我們已在同學中貫徹了支持抵制的正確意見，他們說我們「反對抵制補選和抵制「國會」，也是在撒謊，至於放棄議會鬥爭，我們還未統一意見，更沒有向同學貫徹，未統一的個別意見，怎能拿來作為攻擊的資料呢？

此外，他們還製造我們「承認星洲假獨立是事實」的謠言，並誣蔑我們主張「讓群眾自己通過現實體會到獨立是假的，然後再領導群眾鬥爭完整的獨立」。

我們對「國民服役」的立場，我們對右傾的態度，以及我們對抵制「國會」和星洲假「獨立」的立場，都是極為鮮明的，經得起事實的考驗的，那些只要稍為接近南大負責同學的朋友都會知道，他們所製造的上述謠言都是站不住腳的。現在他們甚至要運用造謠的卑劣手法，除了說明他們自己詞窮理虧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八) 重覆自己的論點和迴避問題不是叫做辯論

綜觀其中學題為「狡辯改變不了「學運報」的反革命本質」的文章，令人十分奇怪的是，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指出和駁斥所謂在我們「告同學書」中的「狡辯」，却絲毫也指不出他們所謂的「狡辯」，我們在文章所能看到的，只是重覆一些他們的論點和迴避我們提出的許多觀點和責問。

他們迴避問題和重覆問題而無法對我們「告同學書」中闡述的觀點提出新的答覆，我們已在上邊逐個駁斥他們對個別地指出了，我們現在綜合列舉一些主要表現：

1.) 我們根據當前時局特點，學運特點，現階段學運任務和學運主客觀條件而提出的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為基本口號的主張，他們無法逐個地提出新的解答，堅持鬥爭尖銳化（實際上是目前時局特點的一個方面）就一定要提出政治性的基本口號和直接參與政治鬥爭。
開展鬥爭的

2.) 我們在「告同學書」中列舉了犯有右傾思想錯誤者的幾種情況，提出反右傾不能把思想和組織混同起來，他們無法回答，却把我們的意思歪曲成不同意「在組織上同一小撮極端右傾的份子劃清界綫」。

3.) 我們在「告同學書」中解答了我們在反改制鬥爭中團結其他力量的原因和必要性，也說明了我們不同意他們提議在當時的情況下「打警察、燒警車」的理由，他們也不對之提出新的觀點，絲毫不舉理由地說我們「把希望寄托在馬華份子及總商會董事上」以及對「打警察」「怕得要死」。

4.) 他們無法駁斥我們表明不同意在四大專門爭時期公開批評右傾理由，脫離四大專門爭時的鬥爭條件說什麼我們「害怕批判右傾」以及所謂「臭頭怕掀帽」。

5.) 我們解答了關於反改制鬥爭中處理外面支援問題的態度，他們不就之進行分析，硬說我們「害怕左翼力量的支援」。

6.) 我們在「告同學書」中已駁斥他們指南大義安同學兩次鬥爭「失敗」的謬論，他們不能回答，只在文章中含糊地改為也是毫無道理的所謂「不能取得輝煌的成績」，他們至今還不願意公開承認指這兩次鬥爭「失敗」的錯誤，並且立即收回這種不負責任的流言。

7.) 我們在「告同學書」中解答了南大和義安同學先展開四大專門爭的必要性和正確性，他們在這次文章中只是保持沉默。

8.) 我們駁斥了他們誣蔑「學運報」是所謂「非法途徑」「傳遞」，他們也不敢表示願不願承認錯誤。

9.) 關於處理友校之間關係問題，他們一面說「不知道友校意見」，一面找友校個別同學

並指我們是「右傾」的錯誤，在這次文章中，他們也是採取迴避的態度。

10.) 我們批評他們公開地指名道姓傳播與他們接觸的友校同學「本質有問題」，他們也不表明是否要承認錯誤，也不表示願不願立即停止這種為敵人逮捕開方便之門的做法。

他們在文章中不接受我們批評他們「粗暴」、「草率」、「嚴重」、「扣黑帽子」，但舉不出一絲一毫的理由來表明我們對他們這些批評的不真實性，這完全證明我們對他們的批評都有充分的事實為根據的。可是，回觀他們呢，却完全相反。他們給我們扣上的許多黑帽子，諸如「反革命份子」、「右傾」、「黑幫」、「反動」、「打起紅旗反紅旗」、「老大哥」、都是舉不出事實和理由為根據的。普通常識告訴我們，批評別人要名符其實，如果搬用大堆罵人的字眼，毫不講理，那就是漫罵。現在他們所做的，就是我國學運史上最壞的漫罵行為！漫罵那里稱得上是辯論呢？

(九) 不理解我們的論點是不能成為辯論的理由

針對我們的「告同學書」，另一中學還沒有等待我們對他們的駁斥，發表了一篇題為「非“虛偽的右傾”」（他們完出了這樣一個怪題目，是根據我們「告同學書」中小標題印刷上的漏字，而作為攻擊的材料，這是何等低級呀！）的文章。在他們這篇文章中，不知是出自理解能力有問題還是惡意歪曲，對我們進行了惡毒的攻擊。

衆所週知，在論戰中，不理解對方的意見是不能成為辯論的理由的，拿歪曲和誤解來代替我們正確的主張，然後進行攻擊，本來就不值得我們答覆的。

因此，對於另一中學對我們「告同學書」的攻擊，我們不準備答覆，但我保留答辯（嚴格的說應該是向他們解釋以讓他們理解）的權利，在必要的情况下，我們將逐一指出其謬誤。

如果有人懷疑我們這個決定是不敢面對他們，那麼，我們建議他們耐心的拜讀另一中學那篇題為「非“虛偽的右傾”」的大作吧！

另一中學文章起草人或者會以我們這種態度而洋洋得意，大言不慚地說他們勝利了，我們先在這裡靜靜地告訴他們；讓你們自我陶醉在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之中吧！

在此，我們再針對另一中學所發“逮捕、坐牢，是家常便飯”一聲明中所濫指的學運報負責人的名字，我們在此鄭重否認他們與學運報的關係，我們要再度聲明“學運報”是南大同學出版的。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說穿了不過是為了把“學運報”硬說成非南大同學所辦的，妄圖抹煞我們的意見，但我們相信，事實會判定他們的謊言必然破產，可恥目的是不會得逞的。然而這樣的事他們已經做過了，以後會不會再做呢？那只有依他們的想法去做，我們要在這裡警告他們應負起他們不負責任做法的一切後果！

(十) 施加壓力不能動搖我們堅持真理的決心

某二中學一方面在論戰中採取漫罵，造謠、誣蔑、歪曲以及迴避問題等手法，另一方面又四處傳播我們及其他友校同學「本質有問題」，威嚇其他友校同學須要和我們斷絕來往，向我們及友校同學發出「公開暴露名字的恐言，他們企圖通過施加壓力迫使我們放棄正確的主張，為此我們不禁要問問他們，真理怎會為漫罵、造謠、誣蔑和歪曲所駁倒呢？堅持真理的同學又怎會為壓力所嚇倒呢？

我們在這裡還要告訴他們：不管你們的虛張聲勢的把戲演得多麼逼真，不管你們運用怎樣惡毒的語言來攻擊我們，不管你們施加什麼壓力，我們堅持真理的決心是絕對動搖不了的。

我們和他們的論戰發展到今天，已經逐漸面臨兩種道路的選擇，其一就是他們糾正論戰中已經肯定的錯誤，消除彼此的分歧，爭取學運的大團結。其二就是他們全部以漫罵代替辯論（目前他們已經局部的這麼做了），推動一些人發表翻版的聲明來虛張聲勢。

擺在他們面前的就是上述兩條道路，此外別無選擇，如果他們選擇前者，則學運發展大幸！如果他們選擇後者，結果就是一個；搬石頭打自己的腳。我們在這裡先告訴他們，以漫罵代替辯論恕不奉陪，莫謂言之不予也！

我們在這裡再次向他們呼呀；清醒清醒你們的頭腦吧！不要再讓自己的狂熱病使自己沿着錯誤的道路滑下去了！停止無謂的漫罵，糾正錯誤，消除分歧，力爭團結是你們所應採取

的唯一正確途徑了！

如果他們把我們衷心的願望看成是我們軟弱的表現，他們就要犯上極大的錯誤。縱令他們依恃虛張聲勢的把戲暫時能使某些人對他們的謠言信以名真，但是，隨時間的進展，隨着實踐的不斷證明，人們將可以看到，真理是站在我們一邊，我們的正確主張將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同時，我們也希望其他戰綫的朋友們關注此問題，認真的研究我們的所有文章和意見，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主客觀甚至學運情況），不要誤解和歪曲我們的意見，因為曲解的結果雖一時可騙得了一些不明事實真相的人，對事情是不會有幫助的，相反的，它將使我們更有信心繼續爭論下去，我們相信問題的是非黑白，實踐將作出最無情，最公正的判決！

南大同學發

1967年2月24日

註(一)本文乃南大同學就消除分歧，開展學運而發的第四篇爭論文章，望同學們、朋友們認真的聯貫性的比較和研討，以便得出正確的結論來。

此前三篇文章：

(一)高舉學運偉大鮮紅旗幟奮勇前進（學運報社論）

(二)消除分歧，為開展學運而努力（駁“以革命粉碎反革命”）

日期：1966年12月29日

(三)從最左的到錯誤的（駁“右傾機會主義的醜惡咀臉”一文）

日期：1967年1月23日

註(二)我們決定將“消除分歧，為開展學運而努力”「告同學書」中第三頁「對於反動派在各中小學強迫同學「宣誓」「效忠」所謂「新加坡共和國」——到——「因此，作為學運鬥爭的一個內容是完全正確的。」的一整段刪去，並填入新的段落如下：

「至於反動派在各中小學橫蠻實行「宣誓」和「升旗禮」來強迫同學「效忠」的所謂「新加坡共和國」，我們堅決支持各學所展開的反「宣誓」，反「升旗禮」的鬥爭。因為反動派強制同學遵行這種法西斯式的「宣誓」，必然引起同學對枯燥儀式的厭倦和不滿，而成為「反迫害」鬥爭中的一項具體內容，與此同時，在鬥爭中我們必須掌握此機會，向廣泛同學暴露新加坡的假「獨立」，給予同學認識星馬是一體的正確國家觀念。這個看法是和我們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為基本口號的看法相一致的。但是，由於反「宣誓」不能概括當前學運的全部問題，所以把反「宣誓」提升為當前學運的基本口號，我們是不能同意的。」